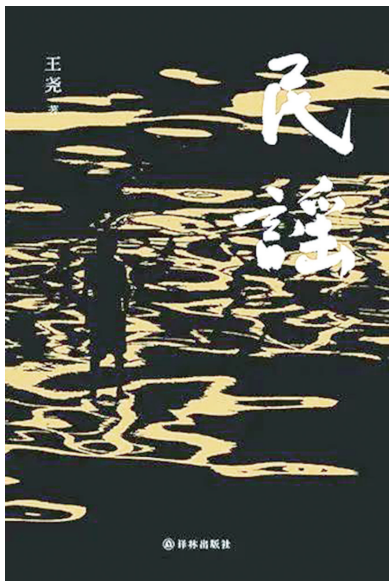


历史碎片中的个体化叙事

——读王尧的长篇小说《民谣》

禾刀



《民谣》
王尧 著
译林出版社

当历史的鸡零狗碎落在个人的头上,都会变成一座座沉重的大山。

赶上那个特殊的年代,加之在农村生活多年,虽然与王尧叙述故事地点远隔万水千山,但熟悉的生活细节,还是唤醒了那个年代的诸多零碎记忆,所以阅读王尧的小说处女作顿时多了几分亲切。

故事圈定在1972年前后几年的苏北。整个叙事看起来十分庞杂,出场人物之多,以致不借助笔记分析,很难厘清人物间的联系。大多数出场人物有点像《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先闻其尊称或是绰号,经过一段预热,才会有了正式介绍,包括文中的“我”,即王大头,王厚平。

许多时候,王厚平在多个场合的出现,只是扮演了各种历史信息收集者角色,并没有介入或影响到事件的发展。这些信息通过外公、爷爷、奶奶、父亲、李先生等多种渠道获得。作为村史的记录者,他获得这些信息理所当然,当然在吸收消化同时难免带来了新的疑问,比如王二队长被伏击阵亡,到底是谁告的密?被战斗吓尿了的四叔,在家族叙事中为什么会被隐去?像胡怀忠这样的恶人,后来到底是否真的会有恶报……

那是一个非正常年代,于是有了太多的非正常式死亡。可怕的是,人们面对频频而至的非正常死亡见怪不怪,有时甚至懒得表现出哪怕一丝怜悯,比如当爷爷的老东家、地主胡鹤义投河自尽后,除了留给人们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几乎很快被抹去痕迹。除了死亡,荒唐同样是生活中的常态。王厚平的朋友余明仅仅为洗脱所谓的流氓“指控”,一气之下挥刀自宫。这倒让人又联想起严歌苓《芳华》笔下的那个刘峰,虽然有英雄身份的光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无法卸掉背上那副深重的道德十字架。

历史是所有经意不经意碎片形成的合力,是每个人个体化叙事的总和,所谓的命运是多个人的人生交际。故事的主要舞台看起来并不大,然而透

过村庄这个舞台,近的可以折射到镇上,远的扯到了上海,甚至与数千里之外的新疆发生联系,这或也是历史的蝴蝶效应。历史就像一个大熔炉,置身其中,无人能够幸免,“乡村生活的空间是狭小的,所有的人都拥挤在一起,你想避让也让不了”,“一旦有事,不是你缠上他,就是他缠上你”。

在非正常年代的这艘大船上,每个人的命运充满了非正常的不确定性。尽管人们对未来依然不乏乌托邦思想,但富裕更像是宿命中的意外,从村里的头号人物村长到最基层的社员,无一不是指望勘探队能打出石油来。吃商品粮的勘探队除了带来了富裕的梦想,还带来了牙膏、帆布等新鲜事物,这倒让我们看到了《山楂树之恋》里的某些影子,同时也让我想起那个并不偏远的老家,村里人今天仍然流传着打小时起就曾听说过要在村里地盘上修建火车站的传闻。

王厚平是历史的见证者、同时也是参与者,当然也是时代的成长者。人生就是这样,并不是所有的疑问都有圆满的答案,到最后,读者都无法得知王二队长他们被伏击,以及剃头匠老杨被活埋到底是谁告的密——真相常常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时代并不是时间的代名词,会被打上“世俗”的烙印。因为时代不同,同一个屋檐下的独膀子与小云相爱,居然变成了见不得光的丑事。同样是相爱,多年后理想主义者勇于与秋兰坚定地冲破“出身”的政治藩篱,走到了一起。而巧兰为了追逐石油勘探工人阮叔叔,不惜抛舍父母双亲,远赴数千里之外的东北。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伟大只是时代这个大舞台的一幕剧作之一。

在写小说之前,王尧的身份是单纯的文学批评家。从知名文学批评人士转身小说作者,这意味实现了从批评者向被批评者的身份转变。虽然体裁从散文变成了小说,但王尧的文字依然闪烁着光芒。他的语言带着泥土特有的芳香,笔下的人物则冒着村里人特有的汗味。每个人物都很鲜活,绝无重叠。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部作品完美无缺。过于偏重散文式写作,使得这部作品看起来更像是一部散文体裁的小说。散文式写作,呈现的是太多的碎片化,这难免撕裂整个主题叙事,事实上,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线索。整个故事缺乏高潮部分,自然也少了扣人心弦,动人心魄那样的阅读体验。还有,过多人物其实也看不出对主题特别重要人物的出场,难免会进一步撕裂故事的完整性。

喜欢这部小说的人,是因为浓浓的历史情怀。不喜欢这部小说的人,则因无法与这份太浓的历史情怀产生共情。另一方面,也会因为太重的历史情怀,将年轻人阻隔在历史的大门外。故事本来是打开历史大门的钥匙,现在这把钥匙却不知何处,这不能不说是本部作品的美中不足。从这层意义上讲,还是希望小说增加一些可读性。

画笔下流淌的古典时光

胡艳丽

每个国人的基因里都住着四大名著。即使你没有细读原著,也清晰地知道一路西行的唐僧师徒,知道三国里的桃园三结义,知道水浒传里个性鲜明的英雄好汉,知道大观园中那一众玉质冰心的女子。

四大名著,并不总是以厚重的原著样子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而是化在了一个个故事、成语、典故里,化在国人的性格里。

这本《传世彩绘四大名著》是一套经7位有名的、无名的,有故事的、故事已经散落于时光中的工笔大师,用几年、几十年时间分别绘就的名著工笔画经典。封面精致考究,内页画面清丽、生动、形象,飘飘凌云的仙女、胡须飘飞的老神仙、猴头人身的孙行者,还有空中楼阁、山中异界、地底阎府、水中龙宫,山、水、木、楼、亭、台、仙、佛、人、妖、兽,无不传神,一派古典仙境在纸上流淌、辗转。

其中,《彩绘全本西游记》绘画源自清代的传世画作,画者已无从查考,300幅巨制或许凝聚着作者半生的心血。“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便是灵山”,这是悟空之语,我们已无从知晓是什么支撑当年的画者,默默作画,不知他的心是否到达了灵山,就当这念念回首处,就在他的笔端吧。

2004年,清彩绘全本《红楼梦》图在国家博物馆展出,230幅稀世珍品画卷,将《红楼梦》的清、美、奇、绝、妙,展现得淋漓尽致。园中园、画中画,小桥流水,群芳竞姿,那么多人物,表形各异,在大致相似的服饰之中,又掩藏着千差万别,小小的人脸各有表情。亭台雕梁画栋、壁画侧面书法清奇。一幅画,万千功夫在其中,而整体仍不失雅与空。

这些画的作者是曹雪芹的同乡,河北丰润人孙温,他在50岁时立下了绘制《红楼梦》的宏愿,从此漫漫长路、漫漫长夜,孙温的生活中便只有《红楼梦》,眼睛花了,心却仍然清明,脊背弯了,笔锋却越发的清灵了。花开花落,春去春来,从50岁到86岁,他在红楼梦的典雅世界中,走向了生命的终点,也为后世留下了这画作的传奇,那也是人们不老的青春吧。

“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这是诸葛亮之弟诸葛均所歌。多少人少年时想纵马山河,指点江山?多少人想一生有一知己,同生共死?多少人仰望诸葛亮孔明草船借箭,谈

笑间的气宇轩昂?赵云白衣白马亮银枪,浑身是胆,怎不是后世少年心中的梦?

国画大师金协中先生,历经11年时间,创作重彩全本《三国演义》册页,想必那也是他生命中最安然、最幸福的时光吧?金协中本是清雍正皇帝第九代孙,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画院副院长。他与连环画大家马晋合作,创作了数以千幅的连环画作品,无数画意在他笔下奔涌。然,在大时事中,他的出身已经注定了他的生命不能风平浪静,他生命的最后20年被下放新疆伊犁……人已作古,画作不朽。愿经典被更多的人欣赏、懂得、珍惜。

要说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江湖梦,这江湖梦中又多少会有几分《水浒传》的影子,不论是刀光剑影、快意恩仇,还是英雄聚义,那些让人叹、让人气、让人恨、让人拍案叫绝的故事,并不仅仅是传说。清代张琳所绘的水浒108位人物图像,画中人便自带鲜明的性格特征和人物特质,画在、人在、故事在。京派画家赵成伟所绘的《新绘水浒传》,绚丽色彩中自有钢筋铁骨,大刀挥处,战马嘶鸣江湖风起,有些又带几分仙风道骨。

四大名著中那些看似不经意,却流传了数百年的词句,画本书已经一一释意、解析,让我们想着它的出处,想着它化在我们生活中的场景,想着我们文化的源流,想着这古典之美对我们现实生活的改造,小说中别有诗意,小说中也有语言的典雅和精准。

四大名著,百读千读,常读常新,品不尽的三国、水浒,梦不断的红楼、西游,再加上从清至今几代画家的呕心沥血、工笔细画,在文、图、经典妙语、解析、评点的精工细作之下,这套《传世彩绘四大名著》可常放案头、床头,闲暇时慢慢欣赏、品读。



《传世彩绘四大名著》
孙温、金协中等 著
中国出版集团、华文出版社